

张鸣重说 晚清民国

最受欢迎的大学教授，讲教科书级别的历史段子

张鸣 著



台湾出版社



张鸣重说

晚清民国

最受欢迎的大学教授，讲教科书级别的历史段子

张鸣 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鸣重说晚清民国 / 张鸣著. — 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5168-0761-3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93211号

张鸣重说晚清民国

著 者: 张鸣

责任编辑: 刘峰

特约编辑: 乔佳晨 盛亮

装帧设计: 读客图书

版式设计: 读客图书

责任印制: 蔡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, 邮政编码: 100021

电 话: 010-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-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ebs/default.htm

E-mail: the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680mm × 990mm 1/16

字 数: 207千字 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: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0761-3

定 价: 39.9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录

自序 活在笔墨之间 / 1

第一章 乱局下的赌徒们：晚清的政客和民国的军头 / 5

爱皇帝胜过爱自己 / 7

老子反动儿革命 / 10

梁敦彦的清室奇遇 / 13

不走运与走运 / 16

自视甚高的段祺瑞 / 19

维持会长北洋龙 / 22

小聪明坏大事 / 25

抠门办不了大事 / 30

吴小鬼练兵 / 34

流氓的运气 / 39

杨森治川 / 45

第二章 帝国末世的潜规则与荒诞剧 / 49

乱政下的死亡滋味 / 51

光绪头顶的雷声 / 54

慈禧太后的中秋节 / 57

饺子里头包硬币 / 60

洋人入城 / 63

一山二虎的尴尬 / 66

- 上瘾的“就地正法” / 69
- 送礼专家 / 72
 - “公礼”种种 / 75
- 末世为官莫当真 / 78
- 讲政治的风水先生 / 82
- 中国人的政治禁忌 / 85
- 门包与卖官 / 89
- 拳民放火 / 92
 - 他们是屌丝，却在追求正统 / 95
 - 从逼宫夺印到贿选总统的连环戏 / 100
 - 灾官与福官 / 106
 - 皇帝看不见的地方 / 109
 - 奉旨骂街 / 112
 - 敛财的行政杠杆 / 114

第三章 三教九流说中国 / 117

- 装逼的禅让 / 119
- 变了味儿的洋人舞 / 122
- 黄浦公园那块纠结的牌子 / 125
- 租界马路上的烦心事 / 129
- 城市里厕所的故事 / 132
- 帝王口味与小说的命运 / 135
- 文圣不若武圣 / 139
- 英雄好汉不好色 / 142

艺人们非政治的政治倾向 / 145

妓者风头 / 149

“女德”的闲话 / 152

秦香莲与女权的错位 / 155

天后赐子 / 159

旧学问和新学术 / 162

一言难尽的民国律师 / 165

高跷上的新中国 / 169

第四章 闲话古今 / 171

被谣言困惑的皇帝 / 173

巡城御史烧车打人 / 176

宣传有水分 / 179

傲慢官员的前世今生 / 182

吃货主义? / 188

女生衣着暴露何必大惊小怪 / 191

丛林法则在校园 / 194

大师是文化的阳具 / 198

读书与啃字儿 / 202

财富代际传递的中国法则 / 205

官员可不可以谋富贵? / 210

“雅贿”的进化与退化 / 215

实干者三殇 / 221

第五章 余家偏史 / 227

老兽医札记 / 229

老兽医札记之二 / 233

陋室里的程老师 / 237

母亲的更年期 / 241

父亲的赎罪 / 250

后记 我的野读生活 / 262

自序 活在笔墨之间

这些年来，差不多每到岁末，就会积攒一堆文字，差不多够一本书了，然后就被出版商拿走。总有人说，你写得太快，快则未免糙，应该慢一点，慢工出细活。也许，这话放在别人身上是合适，但对于我，好像不是这样。我写的东西，多数其实都是读书笔记，读到哪儿了，忽有所感，要把它写出来，于是就出来了。如果放一放，搁一搁，肯定变味，就跟隔夜的饭菜一样，即使不馊，也不新鲜了。所以，非当时写出来不可。有的时候，当时看书，没有感觉，看过之后，人在外面，感觉来了，手头又没有笔，就在手机上先记个提要，赶回家，什么都不做，扑到电脑前，赶紧写。

很多学者都有大目标，要完成若干伟业。我这个人自我感觉不算学者，也没有什么宏图大志，有的时候，觉得某个事儿值得一写，就俯下身去查资料，折腾若干年，把这个事儿弄明白，写出来了事。这期间，也依旧会乱翻书，翻到哪儿，有感觉，就来一篇随笔，一两千字，兴之所至，兴尽辄止。因此，我在写大块东西的时候，依旧会有这种零碎的小东西问世。

你说我写得多，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一直在不停地读书，肯定就会不停地有东西写出来。写得好与不好，糙与不糙，有没有价值，

都是我没法说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东西，即使搁上三年，其实也好不了太多，更大的可能，是失去了新鲜感，反而更糟了。

大千世界，人是千差万别的。有的人写东西要磨，磨得越久，活儿越是好，而我则不大一样。有些东西，多改几遍是可以好一点，有些则不然，越改越糟。喜欢我文字的人，不因为我粗陋，看就是，不喜欢，沾都别沾。记得在微博上，有人说得了友人赠送的我的书，马上就丢到垃圾桶了，挺好，不喜欢就丢。当然，最好卖给收垃圾的，环保。

活到这把年纪了，虽说当年做过几天兽医，但手艺这么多年没碰，也搁下了。这些年讨生活，除了讲课卖嘴，就是卖笔墨了。走到今天，说是煮字疗疾，已经有点过。温饱早就没有问题了，读书和写作，其实只是出于惯性。活着，不能不吃不喝不睡觉，也就不能不读书不写作。吃喝睡觉积攒的那点能量，无论按今天时髦的说法，是不是正能量，都会耗在读和写上。这算本事吗？当然不算。这个世界，最没用的，就是文人，一辈子只能读书写字。写出来的东西，能影响谁，不好说，也许随出随灭，过不了几年，就被人忘了干净。这还是那些有心读你书的人，这个世界，更多的人，其实不读书。要读，也就是读于丹的“论语”，或者《货币战争》。

我不断地写，不是为了迎合哪个（我一直就这样写，风格没有改变），争取销量，也不指望改变谁，或者澄清什么，还事件以真相。我只是在活着而已，这年头，有人活在脂粉之间，有人活在麻将桌边，有人活在股市里，有人活在酒桌上，有人活在老板椅上，我活在笔墨之间。

下面的这些文字，都是我在过去的一年里陆续堆起来的。跟以往不同的是，以往到了该出书的时候，堆起来的文字，都是发表过的。但是，这些年纸媒已经死或者半死了，网媒也没有活起来，即使不死，也没有多少人让我开专栏了。但是，我依旧积习不改，还是这样

的写，于是有好些文字，都没有发表过。

对于我这样一个活在笔墨之间的人，留下的文字，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你们看到的，就是我，一个还在挣扎的我。所以，也就这样了，天生一副臭皮囊，上不了高雅场所。

张鸣

2015年12月16日，于北京清林苑

第一章

乱局下的赌徒们：
晚清的政客和民国的军头



爱皇帝胜过爱自己

一个汉人们搞的清王朝的复辟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其实就是一些戊戌变法时的维新人士，试图找回他们的好皇帝。

历朝历代都有爱皇帝胜过爱自己的人，当然，清朝也不例外，梁鼎芬就是一个。此人少年登第，早早地点了翰林，却因为弹劾李鸿章，被一撸到底，干脆辞官不做，自刻一章：年二十八而罢官，回家吃老米去了。当然，那个年头敢骂李鸿章，而且因此而丢官的人，是饿不死的，自有人给他饭辙儿，这个人就是张之洞。

其实，梁鼎芬一点都不保守。张之洞的那点洋务事业，从办学到办新军，都亏了梁鼎芬帮忙。张之洞帐下幕僚虽多，但梁鼎芬怎么说都是排第一号的。戊戌维新起，梁鼎芬相当热心，只是，此公不喜欢

康有为，觉得这家伙有野心，担心他日后要做皇帝。一次，梁鼎芬跟章太炎谈起此事，章太炎说，想做皇帝很正常，但是，康有为不是要做皇帝，而是做圣人。章太炎这样一说，梁鼎芬倒是有点放心了。他最担心的，是康有为谋朝篡位，因为他太喜欢光绪了。

戊戌政变后，康梁主张的新政全部废了。但湖北张之洞名下的新政，却还保留着。这里还是亏了梁鼎芬，湖北新学堂办得好，后来的新军也是全国一流的。别的地方挑新军，个子大身体壮就行，湖北还得进行文化考试。新军里面，还有图书馆，办得像个学校似的。

庚子以后，朝廷办新政，张之洞奉调进京做军机大臣。梁鼎芬也以三品京堂候补，但是，他却不去找张之洞，一直到张之洞死，他一直在候补。1908年，光绪和西太后一起死了，梁鼎芬哭得稀里哗啦，死去活来。西太后的陵寝，多年经营，很是辉煌。但光绪这个傀儡皇帝，可怜虫，生前受气，死后的葬地也不像个样子，地下地上，什么都没有。山上光秃秃的，连树都没有几棵。这事儿，成了梁鼎芬的心病，可是满朝文武不管不问，他一个候补官儿能顶什么呢？一拖二拖，武昌起义，他梁鼎芬参与练的新军，闹了大事，清朝就完了。

小皇帝退位了，光绪陵草草完工，山上没树这档子事儿，当然没有人管了。但是，他梁鼎芬要管。他上了东陵，去种树了。种树也要银子，他没有怎么办？他订制了一批陶罐，每个里面装了一点据说是光绪陵上仅有的几棵柏树上的雪，然后下山进京，找到前朝的王公大臣，挨家挨户送，凡是收了陶罐的人，就得出钱，不出钱，他就堵着门大骂。就这样，还真的把种树的钱凑齐了，光绪的陵上从此不再童山兀兀了。光绪的陵，后来受西太后的连累，一并被孙殿英给盗了，但陵上的风景，还是不错，这亏了梁鼎芬。

梁鼎芬后来进了紫禁城，做了废帝溥仪的师傅。别的师傅，总是变着法地让小皇帝赏他们古玩珍宝，但梁鼎芬却不，什么都不要。还

是溥仪打听到梁师傅喜欢刻章子，特意赏他好些珍贵的石料。但是，这些石料带出宫去，需要搜身。梁鼎芬受不了这个，只好让太监替他送到家，但送到家的东西，每每被替换，他也受之不疑，从不计较。

当年的溥仪，身边的人居心不良之辈颇多。但前有梁鼎芬后有王国维，却是两个实心人，一心想着小皇帝的安危。张勋复辟，小皇帝再坐龙庭。梁鼎芬没有反对，但是心里却一直打鼓，担心此事不靠谱。虽说复辟抬出来的是宣统皇帝，他、王国维、郑孝胥、沈增植这些遗老，心里最惦记的其实还是光绪。一个汉人们搞的清王朝的复辟，其实就是想回到戊戌。可惜，小皇帝溥仪，不是光绪载湉，而他们依仗的武人张勋，也不是什么燕人张翼德之后。复辟不成，几个人都灰头土脸，在北京的沈增植和梁鼎芬，尤其气闷。不久，梁鼎芬就死了。他们的复辟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其实就是一些戊戌变法时的维新人士，试图找回他们的好皇帝。

老子反动儿革命

经商也就罢了，居然革命，而且还间接促成了另一次共产革命。

在晚清，李鸿藻是个大人物，同治皇帝的师傅，同光年间的重臣，还是清流党的领袖。清流是跟洋务派对着干的，一般来说，只要不外放做地方大员，思想大抵保守，对于西方多有戒心。而李鸿藻，则一辈子都待在京城，即便出去，也无非是做乡试主考，所以守旧是他的底色。李鸿章办洋务那阵儿，经常给这位同姓的大爷添堵。但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在甲午之后，也知道让儿子学点西学，找了一位号称通西学的先生做西席。没想到，这一下让儿子李石曾越走越远，整个崇洋媚外了。反正老子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已经完了，所以儿子怎么折腾，他都无从知晓。